



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

# 黄沙万里今何在

—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公社当铺地大队

农业出版社



# 黃沙万里今何在

——內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鋪地公社当鋪地大队

中共內蒙古昭烏达盟委農牧政治部編著

农 业 出 版 社



## 内 容 提 要

当铺地大队位于赤峰县西北。解放前，是一个黄沙蔽日、满目荒凉的穷村庄。解放后，当铺地大队的各族社员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用自己的双手，坚持不懈地斗争，终于战胜了风沙恶水。他们大兴植树造林，开渠浇地，引洪淤灌，把一片白茫茫的沙荒变成了绿洲；粮食亩产由五、六十斤增加到四百一十五斤；成为一个农、牧、林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本书介绍了当铺地人民，十六年来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。

## 黄 沙 万 里 今 何 在

—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公社当铺地大队  
中共内蒙古昭乌达盟委农牧政治部编著

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老钱局胡同八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4144·231

1966年2月北京制型

1966年2月第一版

1966年5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数 4,101—74,100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

三十二分之一

字数 50千字

印张 二又八分之三

定价 (7) 一角七分

訪赤峯市

炎之夏日訪烏盟楊柳新  
栽繞赤峯黃沙萬里今何  
在一片青紗映碧空

朱仝

由承德到赤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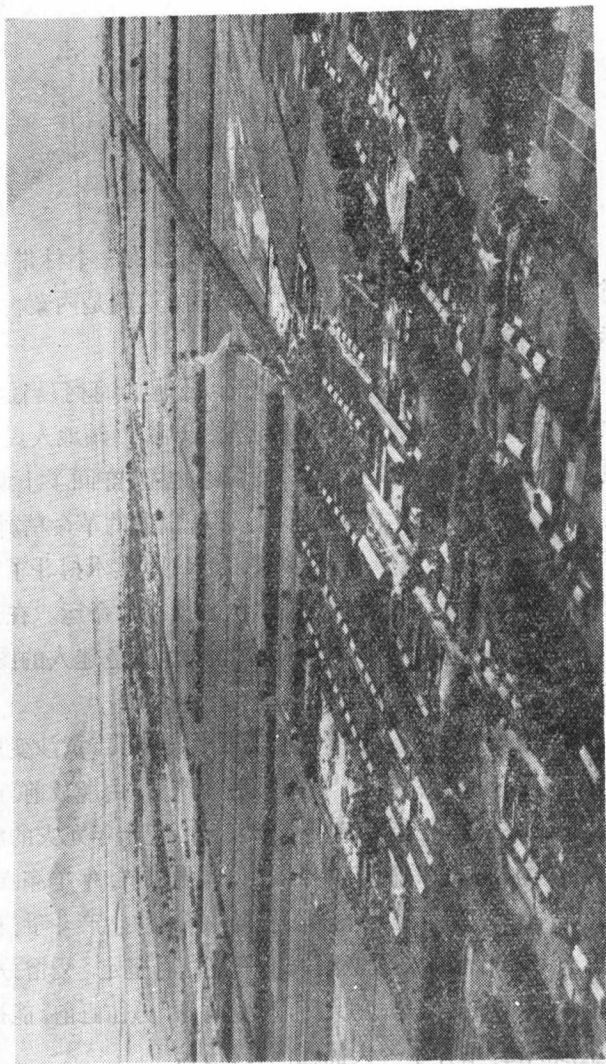
董必武

鉄鞏東行又北行 黃昏前已達  
昭盟風沙曾使田廬沒 水草今為  
农牧生遍植 筆楊防護好多閒  
爪澮灌淤平 赤峰面貌初更變  
象欣日向榮

## 目 录

引言.....	2
黄沙万里今何在 一片青紗映碧空.....	6
听毛主席的話 走社会主义道路.....	15
抓主要矛盾 打歼灭战.....	23
愚公的志气 科学的精神.....	36
坚强的党支部 革命的实干家.....	48
紅色接班人在斗争中成长.....	53
学习大寨 不断前进.....	60
結束語.....	69

当铺地新貌



## 引 言

在赤峰市西北二十多里的阴河北岸上，有一个林带成网，渠道纵横，良田遍野，风景秀丽的新农村，这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公社当铺地大队。

过去，当铺地是白茫茫一片沙荒，是地主、豺狼当道，风沙、水旱、冰雹横行的一个穷地方。解放以后，当铺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，打倒了地主，夺回了土地。当铺地人发扬了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、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，凭着英雄的双手，人不解甲，马不离鞍，和风沙、洪水搏斗了十六年。终于摆脱了世世代代任凭风沙、洪水摆布的命运。在这片一穷二白的沙荒里，画出了一幅风光漪丽、景色迷人的图画，写下了改天换地的历史篇章。

十六年来，当铺地人栽了上百万棵杨柳，万亩黄沙变成了绿洲。水渠成网，绿树千行，把每亩地的产量，由解放前五、六十斤提高到一九六五年的四百一十五斤；把十年九灾的沙包地，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。骡马成群，牛羊满圈，畜牧业比解放前增加了三点七倍。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中，锻炼出来了一支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吃大苦，耐大劳，听党的话，勇往直前，能打硬仗的坚强队伍，培养了一大批红色接班人。



过去人們不是常說：“前人栽树，后人歇凉”，“爷爷栽树，孙子沾光”嗎？

当鋪地的事实回答：“这不对。正确的結論應該是：植树造林首先造福自己，而后泽及子孙。”

过去人們不是常說：“黄沙万里天上来，那能由人巧安排”嗎？

当鋪地的事实回答說：“也不对。应当是风卷黄沙就地起，树大风小沙自息。”

过去人們不是常說：“农、林、牧三者有矛盾”嗎？

当鋪地的事实回答：“更不对。树木是庄稼的‘保姆’，林地是最好的草原。林可以养牧，牧可以促农；只有农、林、牧、副并举，才能更好的全面发展生产，使人們的日子过得更好！”

当鋪地人經過十六年改天換地的斗争，天变了，地变了，产量变了，社員的生活变了，人的思想变了。实践是验证真理的試金石，事实是最能說服人。无论什么人，也不管他过去抱什么見解，持什么主张，在事实面前都不得不改正自己的錯誤观点，另做結論。这里有一个“老人迷路”的故事很能說服人。

一九六四年夏天，“李万宝大爷在树林子里迷路了！”

“哪能呢？”当时有些人提出了怀疑。是呀！李万宝大爷已經六十多岁了，他出生在当鋪地这块土地上，是光着屁股在沙包上打“屁溜”长大的。給地主扛了大半輩子活，要提起当鋪地来，那块地里有几个沙包，他就和熟悉自己的手指头那样一清二楚。解放以后，他牢守田园，满足于刚分到手的那几亩沙包地，看着老皇历，凭着老經驗种了起来。十五年前，在村干部动员群众去栽树的时候，他最不相信能够在沙包上栽活树。有

一天陈洪恩动员他到西沙地栽树，他象“智叟”一样，对陈洪恩說：“兄弟，別瞎胡鬧了，这个鬼地方栽不活树！老一輩子人誰也沒有栽活过……”

陈洪恩坚定地說：“老一輩子人沒办过的事多着呢！那是过去，今天是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的天下，只要干沒有干不成的！”

李万宝說：“栽树也是‘糊弄’事。”

陈洪恩說：“党为了讓我們过好日子，才号召栽树，群众栽树为自己，怎么是‘糊弄’呢？我下决心，非得把树栽活不可！不信你往后看。”

李万宝說：“我在旁边瞅也把你們瞅化了！（指失敗）”

“我非得叫你信服了不可！”

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論起来。最后，陈洪恩批評了他两句，老爷子更火了，一賭气这些年連大片林地都沒进去过。一九六四年夏天，他无意的背起粪筐，經過林蔭路，順着林网走进了大片护岸林。进林子以后，东轉西轉，結果迷了路。过去自己熟悉的地方，西沙梁沒有了，南河滩变成了林海，从大清早一直轉到日偏西，也沒有走出树林子来。正在老人着急打轉轉的时候，恰好遇見了他的弟弟护林員李万发。

“兄弟，我这是到哪里啦？”老人指着树林子問。

“咳咳！”李万发半笑半怨的說：“这不是咱們当鋪地过去的南河滩嗎？”

老人心里想，南河滩离村子不过两、三里路，我怎么就迷了路呢。随着漲紅着脸羞涩的說：“今天多亏你来了，不然我还摸不回去了！”

李万发半开玩笑的说：“哥哥，你这么大岁数，在家门口迷了两回路啦！那一次是被风刮的；这一回……”没等把话说完，两个人都会意的笑了。

事实最能教育人。老人一边走着想起了过去的一切，白茫茫的沙丘，滚滚的河水，被沙子埋没的“马架子”（穷人住的房子），饿死在路上的乞丐，“关东道”（旧社会，穷人顺这条道往东北逃荒而得名）上携儿带女逃难的人群……，一幕一幕的又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一路上，他只是低着头沉思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他就爬起来去找陈洪恩，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思想，最后说：“这回我算服了你们了！”从打这以后，老人家到处宣传造林的好处，成了义务护林宣传员。老人用自己的行动，把群众中的怀疑解除了，这是一件既巧合又平常的真人实事。其实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在祖国建设一日千里的今天，那些对新鲜事物抱有怀疑的人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不是太多了吗！

当铺地的树每长一年，对人们的教育也就越深一步。他们把“穷棒子”精神，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，这种物质力量又在鼓舞着人们，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，继续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，正如毛主席说的：“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？没有了，他们做了主人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，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。”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。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甲种本，第519页。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一九六四年第一版。

## 黃沙万里今何在 一片青紗映碧空

东靠东沙坨，西邻大沙梁，南近阴河“沙胡同”，北連沙丘“北大荒”，当鋪地大队就在这个白茫茫的大沙荒里。

解放以前，由于反动統治阶级残酷剝削和风沙为害，把当鋪地糟蹋成了一个地瘠民貧、滿目荒涼的穷村庄。那时候，日本鬼子、地主恶霸、风沙洪水这三大害，狠狠压在穷人的身上；甭說翻身，連腰也不能直，气都喘不过来。地主老財刮地皮，地皮越薄，他們刮的越厉害。

那时候，当鋪地只有九十九戶人家，四千一百亩耕地。这些耕地被六戶地主、两戶富农霸占去了一半多，十七戶中农占有土地四分之一，七十四戶貧下中农，只种着九百六十亩沙窝地。穷人为了一家人活命，就得指着身子当地种。那时候，全村有六十六戶貧雇农，給地主、富农扛活榜青，每天和牛馬一样給地主干活。就是这样，忙活一年，到了秋后还是鬧个“地了、場光、衣裳破”，落个光腚光。逼得指着身子，向地主借那吃人的閻王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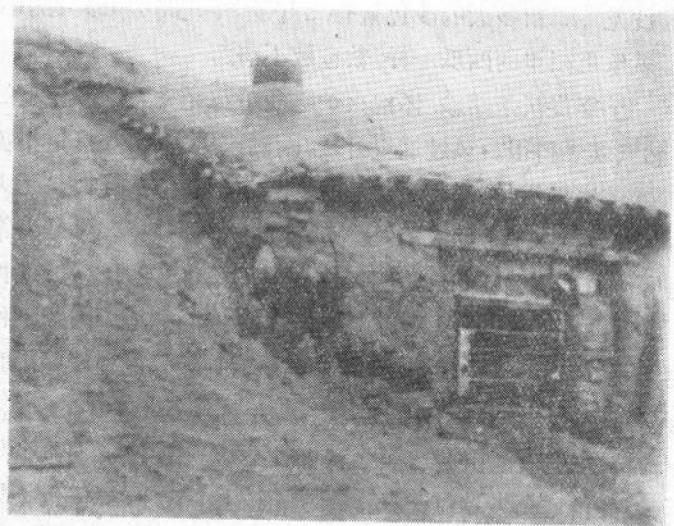
“风厉害，沙厉害，还比不上地主的閻王債。”地主剝削人真是心黑手狠，花样又多，又毒辣。就拿高利貸來說吧，什么春借一斗米，秋还三斗谷的“一米三谷”；指地坐保的“老虎牌子”；“現錢价”、“大加一”、“蹦蹦利”、“九月鏢”……等无所不有。誰要借地主二斗米，就算扣上枷板門，成了还不完的賬，拉不完的套。

一九三一年，日本鬼子侵占赤峰以后，地主們虎着洋味，

給日本鬼子溜須拍馬，巴結着升官發財，更是一個勁的往窮人身上榨油水。現在老年人一提起那個時候來，就恨的牙根疼，他們說：“那時候，苛捐雜稅誰也數不清，就知道每天往外掏錢，連問一個干什么都不敢問。”在那個年代里，有多少人逃荒在外，多少人被抓去當勞工送了命；就是活着回來的，也被折磨一身病。給日本鬼子修公路，貧農鄭存才晚去了一小會，就被保鄉團打斷了胳膊，成了殘廢。

種着沙窩地，受着地主氣；白天餓肚皮，夜晚睡涼地。當鋪地人生活在人間地獄里。

那時候當鋪地的窮人，四面八方被沙子包圍着，就是腳下也是幾丈深的白眼沙，只剩下巴掌那麼大的一塊地方，風沙還不放过。這裡十天九風，風一起黃沙滾滾，遮天蔽日，道上行人



過去被流沙埋沒的房屋

迷路，白天戶戶點燈，新搭的“馬架子”住不上半年，就被沙子埋上大半截。牛上房吃草，鴨子房頂曬太陽，狐狸追兔子越房而過，在這裡不算啥稀罕事。一九四七年，刮了一宿大風，沙子就把于寶等很多戶的門窗堵死了。有的戶被鄰居扒了出來，有的戶在山牆上掏個窟窿才爬出來。別處的老人向青年人表白自己年紀大時都說：“我比你們多吃幾斤咸鹽。”當鋪地人就說：“我比你多吃幾塊坯（即吃沙子多）。”一刮大風，老年人、小孩哪一個敢出屋啊！

當鋪地還有一害，這就是陰河。天旱時，河干水涸，黃沙滾滾，是個出名的“沙胡同”；一遇暴雨，洪水又象脫韁的野馬一樣，波濤滾滾，泛濫成災。萬惡的風沙，凶猛的洪水，把當鋪地的土地分割得支離破碎，造成一里多長、三四丈高的二十多條“沙龍”，二畝多大的沙包就有二百多個，幾間房子大的小沙包，就象瓜園里的西瓜一樣，數也數不清。

“早穿皮襖午穿紗，懷抱火爐吃西瓜”。光禿禿的沙丘上的自然氣候怪得很。風過這裡升級，雨到這裡減量，雹打這裡加勁，水流這裡橫行。每年風、沙、水、旱、蟲、雹、凍、霜，真是無災不有。赤峰這一帶的農諺是：“過了芒種不可強種”，可是當鋪地早種怕風，非得等過了芒種，再“強種”不可。就是這樣，地種上以後也不保險，遇上大風，還要三番兩次的翻地。因為下種晚，所以凡是不帶小字的莊稼，誰也不敢種。只能種一些小糜黍、小直谷子、小黃豆、小紅高粱。每年人們費了不小的勁，才稀稀拉拉的抓住幾棵苗；到大秋也長不了一扎扎高。遇到個好年頭，一畝地頂多划拉個五、六十斤；碰上個災年，碌碡就不翻身。別看莊稼次，一到秋天還得搶收，慢一點不是被風搖光，就

是被地里的老鼠吃掉。因此，当鋪地农民編了这样一首順口溜：“种地不用牛，全凭鎬头刨；割地不用刀，全凭用手薅；拉地不用車，全凭扁担挑；打場不用礮，全凭棍子敲。”

树，那时候在当鋪地是稀罕东西。穷人家甭說使个烧火棍，就是过年蒸鍋粘糕，做篋帘子用几棵高粱秆，也得到外村去找。

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，地主阶级的剝削，风沙的危害，穷人貧病交加，“債務丛集，如牛負重”，处于“沙漠搬家，房屋倒塌；地不打粮，生活无法；地主压迫，背債扛枷；若不逃荒，就得吃沙”的境地。那时候全村有二十多戶逃荒，有的上了“关东”，有的下了“后府”。有六戶靠討飯度命，三戶卖了亲生儿女。穷人家的姑娘刚滿十几岁，就嫁出去了，当爹媽的眼含着热泪說：“让孩子吃碗飽飯吧！”可是很多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成不上家，誰家把姑娘往这火坑里送呀！閻保珍的母亲从过門到黄沙压脸一輩子，沒有穿过一条新棉褲。王清泉的父亲在要飯回家的路上，活活的餓死了。

如果說黃連最苦，解放前当鋪地人民的生活，比起黃連来不知道还要苦多少倍。穷人被日本鬼子、地主恶霸、风沙灾害折磨得眼泪干了，气力尽了，出路在哪里呢？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，走头无路，只好在死亡綫上掙扎，盼望着天亮的那一天。

一声春雷天地变，东方升起紅太阳。天到底亮了！穷苦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赶走了日本鬼子，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，斬断毒蛇，打碎套在穷人脖子上的枷鎖。一九四七年夏，經過一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，斗倒了地主，夺

回了土地，当鋪地人第一次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。接着，他們又按着党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，組織起来，发展生产，投入了改天換地的斗争！从成立互助組起，經過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、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、人民公社，直到現在，当鋪地人在集体化的道路上，坚定的走了十六年。这也正是当鋪地人向大自然英勇搏斗的十六年。

十六年，日子并不算长，可是当鋪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过去，当鋪地黄沙万里，今天变成了綠色的村庄。当鋪地人以愚公移山的志气，靠集体經濟的无比威力，自力更生，用自己的双手在阴河北岸造起八里长，平均五十多丈宽的一条“綠色长城”——固沙护岸林。在九千六百八十亩土地上，由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各造起了七条全长三十五里的防护林带。主林带和副林带纵横相交，构成二十六个林带网眼。网眼内地平如鏡，把过去人們叫做“兔子不拉屎”的沙包地，改造成了肥沃的良田。

过去当鋪地，无雨天旱地干，有雨河水横流。今天渠道如网，綠水长流。他們用双手在四千七百八十二亩耕地上，修成干、支、子渠长达五十多里，就象銀色的輸送带，把水送进每一块农田。有了渠，他們还不放心，又打了两眼机井，使部分农田实现了井、渠双保险。就是老天一年不下雨，有四千三百亩耕地也可保証丰收。当鋪地人用双手結束了靠天吃飯的历史，用汗水写下了四个大字“人定胜天”。

十几年来，为了建設这些穩产高产农田，共投工四十多万个。只水利一項，每亩投工五十多个；林业用工十四万多个，每



个男女劳动力平均干了四百多天。

当鋪地現有各种林地二千八百二十五亩，各种树达一百万棵。除了大片的护岸林、固沙林、护田林、护渠林以外，还有一百七十亩桑园，三十七亩木本油料——文冠果，九十一亩果园。森林复被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。全大队集体造林平均每户十二亩多，每口人平均有树七百五十多棵。除了集体林子以外，家家户户，房前屋后都有一些零星的楊柳和苹果、桃、杏、梨、枣、葡萄等果树。

沙丘变成了綠洲，自然气候也随着发生了变化。风到这里降級了，雨到这里增量了，温差大大縮小，基本上避免了霜灾和雹灾。农作物生长期比过去延长了四、五十天。过去种小糜黍，小黃豆、小高粱的历史結束了。現在这里可以种“黃馬牙”玉米和一百四、五十天才能成熟的大高粱。

有了林，有了水，一切都在变。过去，这片白茫茫的沙荒寸草不生，挖筐野菜也得跑五、六里地远。地里长几棵草，不是“扎蓬”就是“粘蓬”，到处是“蒺藜”。現在，这些东西找不到了，变成了稗子、野苜蓿；有的地方竟长出了蒲棒等各种水草。难怪人們称贊这里快要变成“塞外江南”了。

十六年来，粮食产量稳定上升。經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，增产幅度就更大。这里土改前，每亩只打五、六十斤粮食；一九五〇年互助組时，增加到亩产一百斤；一九五三年实现了初級合作化，亩产达到一百三十斤；一九五六年实现了高級合作化，亩产达到一百六十二斤；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期，亩产达到一百八十五斤；一九六三年一連九个月沒下透雨，每亩还打二百零五斤；一九六四年經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